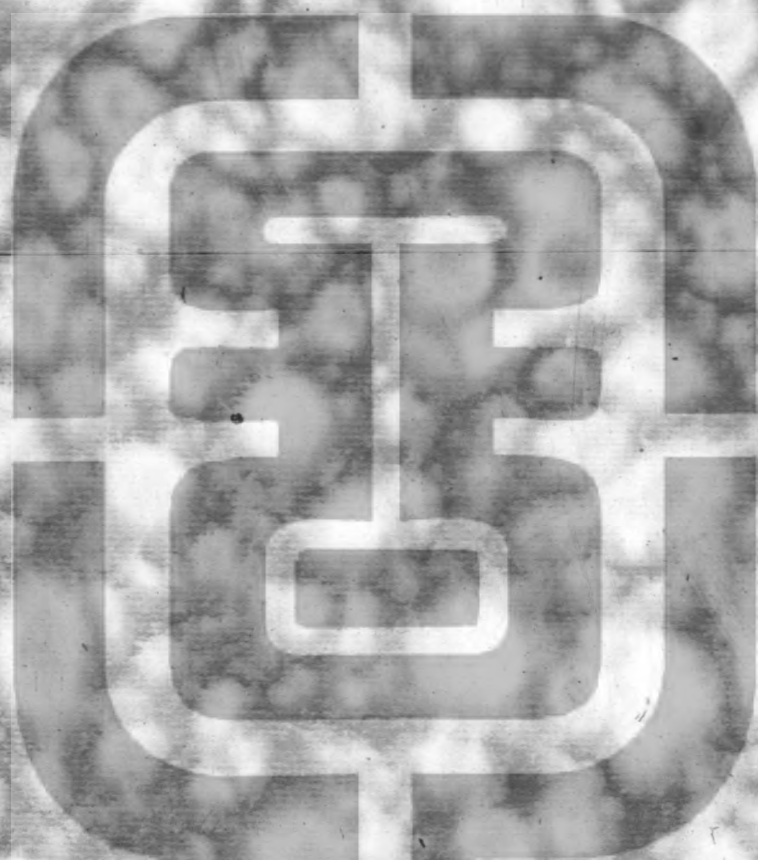


57-8



隋書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  
 不仕思道聰爽後辯通悅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為  
 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  
 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  
 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  
 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  
 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訾辱前後屢犯

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  
軍長兼負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  
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  
過得二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  
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閣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  
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  
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  
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  
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  
思道所爲詞意清功爲時人所重新野史信徧覽諸同作  
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  
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  
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  
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  
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  
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揚令君  
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  
而才本駑拙性實踈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龍絆朝市  
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外和有少氣

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涓沃野彌望颺務旣屏魚  
鳥爲鄰有離群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  
諸池庭朝夕賞翫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  
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  
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  
遠心高韻鸚鵡以隆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喙  
喋糝糝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  
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  
擅竒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翫毛將落和鳴  
順風壯冰云厚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絲翹犯霜露之凜凜  
驚絳魚之密網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  
乃遙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關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  
旣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  
威夷溯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彭蠡方春洞庭初綠  
理翮整翰群浮侶俗振靈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展食江  
湖之菁藻飲原野之菽粟行離離而高逝響嚶嚶而相續  
絮齊國之水紈皓密山之華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  
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避暑言歸絕漠  
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  
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家廓蹈迹重圍

始則窘東籠樊憂憚乃姐靡軀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  
園庭西託池籞稻梁為惠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  
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閱江海之幽情何時曠首暮翼上凌  
太清蹇翥鼓舞遠薄層城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  
安控地而無耻豈冲天之復榮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羨  
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必交戰不聽  
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匹鳥雞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  
匪揚聲以顯聞空校體而來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  
澹定齊榮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  
解職憂名于之一日于十也一多所凌轢由是官涂淹滯

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  
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  
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  
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  
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已立身之  
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畧慕孔門之游夏辭窮麗則擬漢日之卿雲  
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  
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  
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

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純綺之年伏膺教  
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巾冠之後濯纓受署繯鑠仁義籠  
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  
躓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冒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  
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強記龍鬚嘗於焉側目清言河  
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蠱惜春鶯鷓鴣悵腐鼠相江都而永  
歎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值臧君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  
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胆就鞅屏迹無  
地段珪張讓金貝具視賈謚郭淮腥臊可厭食滯刑以逞禍  
近池魚耳聽惡來之讒足心龍逢之血周氏末葉仍直辭  
王斂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茲非險齊人  
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筴武  
落雞田之外擲風沐雨二旬九食不敢稱獎此之為役蓋  
其小小者耳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臯旒司契於上夔龍  
佐命於下波伯善卷耻徇幽憂干隨務光悔從木石余年  
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  
林之攢植雙鳥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耕田鑿井晚息晨  
興候南山之朝雲擊北堂之明月汜勝九穀之書觀其節  
制惟是四人之令奉以周旋晨荷義笠白屋黃冠之伍夕  
談穀稼露體塗足之倫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天

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  
既聞之矣佗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  
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輕罽羅於數  
澤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  
事之隕穫觀時路之遭危委脩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  
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爲辭  
顧慕周章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  
識者多褊溢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  
出門則誚謏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  
力就列奔周任之格言悠悠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

靈尤深范鄉搗讓之風摺紳不歸夏書昏墊之罪執政所  
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早蓋填閭實買之  
里皆如脂如韋俯僕匍匐噉惡求媚舐痔自親美言諂笑  
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如  
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華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  
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  
趨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  
牛兄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  
視闊步結侶弃康公之第携千史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  
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節密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



化鬼出神。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耻不仁。不  
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歎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絲是則  
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  
撞鐘。耳倦絲桐。口飲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  
末俗蚩蚩。如此之弊。余則違時薄官。屏息窮居。甚耻驅馬  
深畏乾沒。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費囊錢。偶影  
聯官。將數十載。驚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真人御宇。斷  
雕為朴。人知榮辰。時反邕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邵重  
臣。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以才爵。無濫授稟。  
斯首鼠不預。衣簪何黨。比周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

迹礫石變成瑜瑾。良莠化為芝蘭。囊之翁俗攬時駭耳穢。

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  
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  
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  
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  
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文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咎。  
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  
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

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  
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  
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大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  
受禪歷立恩令太子舍人尋爲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  
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孝均爲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  
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  
太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  
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  
高頴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漬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  
接對之未幾出爲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

威考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  
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  
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  
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  
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  
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  
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  
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栢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

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靜  
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騷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  
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申科拜給事中  
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  
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  
博陵太守司州別駕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  
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  
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  
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  
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  
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  
鬢垂妻老髮筋力已衰官意又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  
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  
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謹奴之  
勅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  
卷行於世有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  
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  
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二講左氏傳見

子產相鄭之功作國爲譽頗有詞教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欽城王液引爲其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後奉朝請東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三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爲御史三命主簿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庾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王使道衡因奏曰江東慕容一隅僭擅遂久寔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井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紀陛

下聖德天挺光耀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巽容使區區  
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  
含養賢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  
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  
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  
頰夜坐暴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  
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  
州本楚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  
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  
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

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  
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  
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流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  
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彼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營  
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  
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  
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  
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頰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  
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畧乃爾還除吏部

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諱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自晉王由是御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賦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官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父勞皆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且非爾功也道衡各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祖楊素相推重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表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感之哽咽向祖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我撫胡俗令爾之去朕知斷一臂於是資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龍裘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慕悉賜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百官書契之外其道

絕其迹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然集鷄居  
 驚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何害於人靈何用於心  
 識義軒已降爰既皇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  
 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 夏后殷周之國禹  
 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勳德於  
 干戈秦居閭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業  
 當塗興而三方峙與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  
 之群五都遺教蹠路戎馬之足雖名行定嵩洛木運據嶠  
 函未正滄海之流詎自崑山之燎叶千齡之具暮當萬葉  
 之二期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

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  
 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  
 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  
 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  
 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鉉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  
 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阜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鄭黃  
 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  
 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錄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  
 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前羽檄竄而戮鬻齒不煩二  
 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

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  
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  
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  
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  
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  
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  
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  
脉之外獺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  
步五千李陵所以留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

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啓  
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裳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  
長皆為臣隸瀚海蹄林之地盡充沙苑三吳百越九江五  
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  
嶮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  
降皇情永懷大道改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  
哲居岱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服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  
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  
修文自華夏亂離絲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  
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



禮申勅太子改正六樂王帛罇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  
 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  
 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  
 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數於容百聞愆  
 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糝  
 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  
 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  
 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叙上下齊肅左右  
 絕諂諛之路措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故事於天地終  
 日乾乾誠慎於元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

庶尹遐邇岳牧資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  
 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為稱  
 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口疑魏固辭弗許而雖休勿  
 休上德不德更乃絜誠代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  
 撝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為小魏魏蕩蕩無得以  
 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  
 儀隆福日靈為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  
 羽毛之瑞歲見日影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  
 不載自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  
 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

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衣纒弓  
劍塗山幽峻無復至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  
乃降精燦怒飛名帝錄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  
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  
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之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  
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  
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  
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  
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  
驅馳丹陛一辭夫關雀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捧蟻

之意庶馮毫翰敢希贊述昔埋海之禽不增於天地泣河  
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  
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遂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  
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  
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  
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啟廢迹幽方并吞寇僞獨擅雄  
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  
朔渭涇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  
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自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  
德迫生神謀獨斷瘴惡彰善夷凶靜難宗伯撰儀太史練

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  
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  
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句河瀚海龍荒狼望種  
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  
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  
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  
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變  
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輒物驅時仁  
壽神化隆平生靈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 休  
徵紹至壇場望幸石身虛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終齊 姬

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鼎  
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  
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想敷圖永  
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交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  
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  
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  
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  
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  
高頴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頴邪付  
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異

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  
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  
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  
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  
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  
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清  
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  
初生即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  
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  
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

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暹官至禮部侍郎  
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傳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  
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  
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  
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比甘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  
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  
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推盧居三子之右  
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  
行之所致也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筮歷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覽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

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漢東南  
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  
定新歷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  
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  
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  
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  
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  
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賜物五  
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  
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上令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  
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  
爲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  
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  
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  
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  
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  
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文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  
殿中郎中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

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  
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  
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  
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  
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  
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  
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  
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  
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  
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辛卯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  
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辛卯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  
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  
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  
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  
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  
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  
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  
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

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  
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  
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三十八帝並極  
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末師典  
誥當須南董直筆越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  
渤澥之水復六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繼天女所  
誕靈異絕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靈表英  
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  
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  
主大功大孝寔是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  
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  
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虢未嘗隱諱直筆書  
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誠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  
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  
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  
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坐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  
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  
據實敘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故其四曰周道  
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闕力鼎吳父來徵百牢無君之心  
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至德不競宇宙崩或



帝或王各自署置其書聘使往來更如敵國及其終也  
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  
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其楚其五曰帝遂發問  
馬遷谷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  
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  
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公路命家  
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  
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乃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  
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  
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畧好失事形今之

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  
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  
人之無法爰失馬遷之意昔孫盛自謂鑢仰具體而放之  
魏收云會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  
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  
也澹文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  
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  
述乍同銘頌重叙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  
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恭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  
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澹

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洧州司馬有子滿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槃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表叔德等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

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古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湛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為洗馬嘗奏高祖百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為皇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棄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悅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在之處觀者如市場素其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曰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會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

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勅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奈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為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

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爲兼負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負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爲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迴作亂以爲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爲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邵同脩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楊子法言二十二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爲掾後轉諮議叅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 柳詒

柳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樸梁侍

中父暉都官尚書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  
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  
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  
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叅軍王好文雅招引才  
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  
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  
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詒爲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  
爲度信體及見詒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詒爲東宮學  
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  
之文謹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悉答如響性又嘗

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爲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  
法華玄宗爲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儔輩  
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  
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  
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  
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詒帝每  
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爲歡笑從  
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  
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  
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  
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  
爲世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  
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  
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  
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  
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  
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累宿館  
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

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  
衣一龍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  
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  
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  
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醯告以此瑞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  
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兩施雲行四時所以生殺  
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鷹司鳳之后  
玉錘玉斗而降金版金滕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

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集馳  
聲南董越響雲韶粵我皇帝之君臨闡大方抗太極負鳳  
邸據龍圖不言行焉攝提建指不肅清焉喉鈴啓閉括地  
復夏截海翦商就望躰其尊登減昌其會縣區浹宇遐至  
灑安騰實飛聲直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  
之樂綴兆摠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爲  
百姓月棲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  
解辯請吏削社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頗勒狼居之岫愬慎南  
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岳展異幽  
明効靈狎素游頽圃膏漱醴半景青赤孳歷虧盈足足

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降之化如彼而登封盛  
典玄亭佇白檢之儀致治成功柴燎禘禘玄珪之告雖奉常  
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  
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顯貴玄應特昭白爵王  
鐵豸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貴班固神爵之頌復武戴文曹  
植嘉爵之篇樓庭集牖未若干飛武帳來賀文櫬刷采青  
蒲將翽赤芻玉凡朝御取翫軒楯之間金門旦開兼留羣  
翟之監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召具徵得之茲日歲次上  
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晨興於  
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翺翔而下載行載止當宸宇而徐前

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  
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  
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  
昔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一見雍丘之祠三入平  
東之府並旁觀廻瞻事沁人微奚足稱矣抑文聞之不剗  
胎剖郊則鸞鳥鳳馴鳴不泚浸焚原貼螭龍盤蛇是知陛下  
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潛育德臣面奉綸綍垂  
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雖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  
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業曩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  
素式肇大德資生功玄不器道要無名質文鼎革必習因

成祥圖瑞史赫赫明明天保一定於樂我君武義我廼武文  
教惟文橫塞宇宙旁凝射汾野物重造姚風再薰煥發王  
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祗吐必可靈孕寶黑  
羽升壇青鱗伏阜丹鳥流火曰雉從風棲河德劬鳴岐祚  
隆未如神爵近賀王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  
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跡化玉黼宸銜環陸戟上天之  
命明神所格經應在旃伊臣頌焉永緝葦素方流管絃頌  
歌不足蹈儻無宣臣拜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自唐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  
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豪常聞此言今



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  
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爲摠叙冠於篇首  
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  
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  
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  
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祕喪不  
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  
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  
其年副納言楊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  
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  
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  
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  
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爲虛  
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  
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  
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察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  
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

基表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為守給事郎九年攝左翊衛長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璿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之意曰謹案太素將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以正時以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而降靈有人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振長策感召風雲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墨之官漸著炎農以注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麓具訓誥及典謨貫昂入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構机乘車擅一家之稱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然可察及三郊遮襲五勝相公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

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  
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  
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曆拯百王之弊  
救萬姓之危及境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  
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  
刑湯湯魏魏可為稱首曩陰戎入穎羯胡侵洛沸騰磔黷三  
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有序翦成狐兔之  
場珪帛有儀碎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  
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  
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

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曰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  
墳籍銷盡家壁皆殘不准無所盜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  
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  
之書一時立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  
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帛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  
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荷新構大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  
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油膏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  
先志而單宗火強近虛言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  
求進益假班嗣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  
以庸瑣源能孤陋末學忝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

未即成續續明二年以掌郎入聘值本邑淹覆佗鄉播遷  
行人失時將命不復歸郡亭而長慟遷別館而懸壺家史  
舊書在後錄蕩今止者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八  
京已來隋見補晉書及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  
太子錄一卷為一帙一卷宗室至族列傳一帙十卷具臣  
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  
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逸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  
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正人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  
卷朝野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  
合一帙十卷凡稱中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並善

心補闕別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  
鎮加授朝散大夫加太駝團廐門攝左親衛武貴郎將領江  
南兵宿衛致省駕壘下江都郡建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  
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逆之日隋官盡誦朝堂謁  
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  
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  
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及走上馬泣而言曰  
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必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  
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誓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  
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

放你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由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  
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志母范  
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  
知之勅尚食毋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  
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  
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  
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開  
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

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  
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後直秘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  
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  
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畧古今  
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  
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  
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爲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田  
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止  
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

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  
文博遂奮辭厲聲曰天清其流者必紮其源正其末者湏  
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賢直  
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  
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  
博在內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  
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荅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  
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工  
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羊妾博家道屢空矣細  
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  
人妾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  
無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  
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文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詞藻贍逸旣稱燕趙之  
俊寔曰東南之美所在見寶咸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  
道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  
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三

